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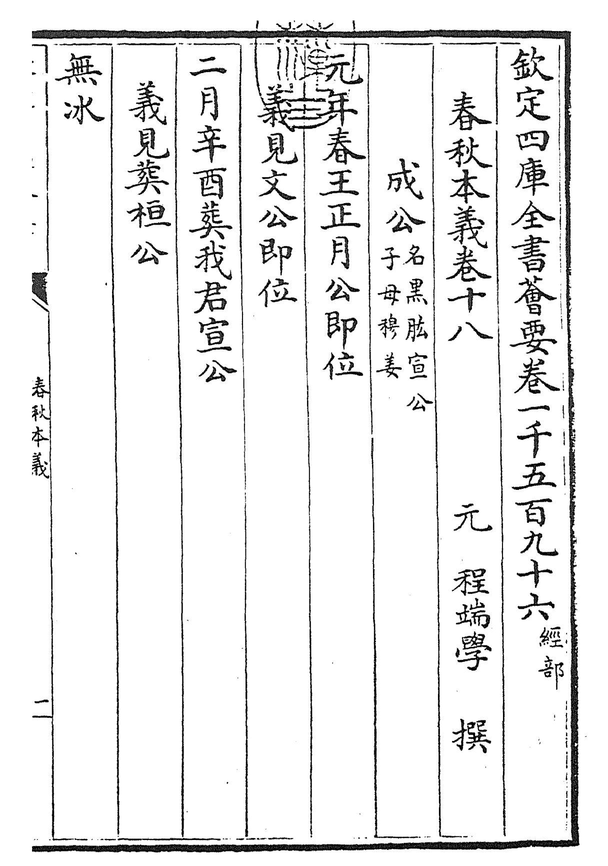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十八

元 程端學 撰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義見葬桓公

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宋氏曰宣公末年三桓强盛成公年幼三桓得政故冬暖無冰也昔吳歸晉壽陽已東常雨已西常暘司馬宣王問摯虞對曰壽陽已東屬吳吳新破人民悲愁故常雨壽陽已西屬晉晉新得吳君臣喜樂故常暘春秋志災異際天人非所謂廣記備言也

三月作丘甲

作者始作也丘甲者每丘出甲士一人甲士者二十

四步卒之長也增甲士則增步卒矣左氏曰為齊難故作丘甲杜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康侯胡氏曰此司馬法一乘之賦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兵制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其數

增三之一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貫道王氏曰變亂王制竭用民力其後鄭有丘賦襄公作三軍哀公用田賦其來有漸休者少而役者多矣○葉氏曰先王賦於民有二有國賦有軍賦國賦常賦也太宰所謂九賦斂財賄者是也軍賦非常賦也有軍旅之事則征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牛馬車輦使皆備旗鼓兵器而稍人作其同徒輦輦者是也然其為法不可得而詳矣學者所言自丘

出牛馬至甸為一乘然後甲士步卒具馬者司馬穰
苴之法也然而司馬法甸而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
而周官或謂甸為乘自天子建國至於大夫皆以乘
為差則甸固乘之所出司馬法蓋本於周特其損益
不可知爾周制有言六畜車輦者則牛馬在焉有言
六畜兵器者則甲士在焉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
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
甲之辠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税賦其民税為

足食也賦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愚謂先王之制莫重於井田井田所出稅與賦而已宣公初稅畝而倍稅成公作丘甲而益兵倍稅則民困於財益兵則民困於力財力並困民乃死亡國以民為本宜魯之先亡也春秋書此為後世鑒而好事者猶以厚斂强兵為務悲夫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許臧文仲之子宣叔也杜氏曰赤棘晉地左氏曰聞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未詳信否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成公即位未有施舍己責逮鰥寡救困乏之事既作丘甲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怨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臯可見矣邦衛

胡氏曰大夫及諸侯盟見大夫之强也自公子遂及齊侯盟後益甚故仲孫何忌及邾子又甚非惟惡大夫之强亦惡諸侯之失其御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羊穀梁作貿

杜氏曰茅戎戎別種也左氏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程子曰王師於

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抗王道之失也聖人於此一編經世變存王之意無不具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廼輕舉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高氏曰此志王室衰弱之甚也王師敗績于茅戎而諸侯恬然莫之顧皆不臣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曰元年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康侯胡氏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則皐

自見矣貫道王氏曰春秋紀兵爭之所自成也義又

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

杜氏曰新築衛地左氏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

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

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

既遇矣不如戰也石城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

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未詳信否愚謂書孫良夫帥師大夫專兵也書及齊師戰良夫主此戰也良夫專兵輕進以取敗辱國害民辠莫大焉衛侯使之戰以致敗亦辠也齊侯侵虐鄰國雖得勝于一時遂來鞌之敗績亦辠也義又見隐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齊師侵虐而衛主此

戰何也衛侯衎與晉同盟於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
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
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戰於新築故齊師雖侵𢌿
而此戰則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
刃相接也君舉陳氏曰衛大夫帥師自此始大夫强
也良夫為世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僑如得臣之子宣伯也嬰齊叔肹之子子叔聲伯也

續葦音安首公羊榖梁作手

杜氏曰葦齊地榖梁曰葦去齊五百里孔氏曰葦與袁婁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左氏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

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相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乗其車繫桑本焉以徇

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
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
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
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
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
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
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

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餘謂巳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
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
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隠且懼奔辟而忝
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
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
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
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

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康侯胡氏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此時魯之舊制猶存尺地一民皆屬公室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埽境內興師四卿並出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四卿皆書非詳內也堅冰之戒亦明矣貫道王氏曰齊伐魯敗衛合其爭也禍之所自起也其舉大矣然四國大夫逼齊侯以戰而

敗其師大夫強矣魯創增軍制五卿分帥四卿出而一居守仲孫蔑也於是三家之勢成魯不可救矣四國敗齊而為盟七卿者卒皆亂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朴鄉呂氏曰使舉上介也而文公之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將稱元帥也而成公之二年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戰何也曰用以見大夫之爭強也於是衛將書孫良夫曹書公子首晉於是有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

騅趙旃皆為卿征伐皆在大夫矣董子曰齊頃公桓公之孫浸伯之餘尊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於清丘斷道春往伐魯顧反伐衛當是時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晉魯俱怒内悉其衆外黨與好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張氏曰案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

起於一怒之憤書秋書晉魯主戰見晉魯曹衛之大夫為志乎此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穀梁作爰

穀梁曰袁婁去齊五十里未詳信否左氏曰晉師從齊師擊馬陘齊侯使賔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賔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

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

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率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孫氏曰齊頃數病諸侯以起此戰信不道矣然

魯出四卿會晉衞曹敗齊侯于鞌盟國佐于袁婁此又甚焉愚謂齊侯使國佐如師賂以求免也齊侯自恃其强以伐人及其窮蹙則使重臣求免四國大夫專兵雪忿偶得一勝則逞無窮之欲二者皆足為永鑒矣○案自宣十七年晉衞曹邾同盟于斷道而四國之黨成十八年歸父奔齊成元年臧孫許盟晉侯于曲棘魯復背齊而從晉黨與既衆加以私忿於是大起甲兵以伐齊葢王道不明惟黨與力是崇是逞

民不聊生故春秋詳書其始末如此其亦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宋公盟蜀與三年稱宋公起文也

庚寅衛侯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楚鄭伐喪與衛人盟蜀及三年稱衛侯起文也

取汶陽田

汶陽漢志魯國汶鄉縣顔師古曰即汶陽田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孫氏曰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齊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左氏曰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康侯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曰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

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則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繼絶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孟子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汶陽書取義可知矣義又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張氏曰取汶陽田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氏曰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求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戸已責逮鰥救乏赦辠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康侯胡氏曰二國稱師著其衆也貫道王氏曰楚師以救齊出侵衛以衛之謀伐齊

也楚居喪而伐人之喪鄭棄諸姬用蠻夷以伐同姓

楚不足責也鄭皐甚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杜氏曰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康侯胡氏曰

魯以中國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危辱至此愚

謂魯諸侯之望也首會嬰齊宜有丙申之盟也故黄

氏曰是會也魯倡之楚主之義又見隱二年公會戎

于潛○存耕趙氏曰晉厚魯而魯首負晉又何責於

列國之卿使魯不先會楚未遽至是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鄫穀梁作繒
會書公子嬰齊盟書楚人者亦前見之意又諸國皆稱人故書楚人因魯史之文無他義也高氏曰秦人序於諸國之上見楚之主盟也列齊於鄭下不以尊卑序之者齊以敗績勤楚故自貶抑於會如此也程子曰楚為强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

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見其衰弱也愚謂宋衛之君未葬而宋人衛人即吉會盟亦非禮也○葉氏曰共王立嬰齊欲以威脅中國而爭長故與鄭興侵衛之師公懼欲附楚於是先諸侯而與之會共王立而弱未知諸侯之復能從楚也而我與晉方為伐齊之役故嬰齊始以卿出悉師以侵衛方是時使中國有主嬰齊必為之所失而魯之君十國之大夫方且拱手而不敢違則夷狄幾何不

橫行於天下乎此春秋之所以謹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敢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也其後四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及二年公及戎盟于唐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杜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愚謂鄭從夷狄以伐中國同姓晉得其伐矣然楚鄭伐衛而晉不救十一國盟楚而晉若不聞楚師既去而後伐鄭晉之過也魯宋衛曹從晉伐鄭是矣然其始也不堅事晉以敵楚盟楚未幾而復從晉伐鄭且楚為渠魁而鄭其脅從者也乃捨楚而事鄭魯宋衛曹之過也使楚復興問皐之師則四國無辭以對矣蓋是時弱者畏强諸侯但與其來者而不知夷夏之大義保

國之大法故春秋比事見義為有國家者之深戒又以見王政不作而小國不能以自安也豈但許人之過也哉○木訥趙氏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伯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韋之役於今日乎移七大夫之勢以廹楚楚必怖移八百乘之兵以伐鄭鄭必服今兵力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摟諸侯以從楚之餘以伐鄭宜

其不得鄭也

辛亥葬衛穆公

六月而葬緩也盖衛侯從晉伐鄭故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則又見先君未葬而衛人會盟于蜀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新宫者宣公之宫也杜氏曰三年喪畢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宫崔氏曰稱新宫者當時之辭也高氏曰宣公簒立之辠生不加誅死方立廟遽有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歟可杜氏曰三日哭非禮之正若以為禮則常事不書宫廟災臣子哀痛可失三日之義豈正乎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之禮也義見隐三年葬宋穆公此

又見先君未葬而宋人會盟于蜀宋公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

夏公如晉

康侯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不朝於周而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未詳信否髙氏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人君子是以惡鄭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歸之今鄭無謀亦折而從之又連年伐許自是徹藩籬以開楚寇也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杜氏曰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張氏曰即兖州龔丘縣也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康侯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何也魯於是初税畝作丘甲税役日益重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税斂輕力役修德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矣俱未詳信否○葉氏曰内邑未有言圍者至成三年始見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不服猶之可也至昭之十

三年叔弓帥師圍費吾大夫之邑而不能服則醜矣吾大夫之邑以一軍圍之猶之可也至定之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以二軍圍之則醜矣吾大夫之邑以二軍圍之猶之可也至昭之二十六年定之十二年公圍成則國之為國者無幾醜不足言也

大雩

義見桓五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切咎古刀切廧公羊作将穀梁作墻

杜氏曰廧咎如赤狄别種左氏曰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未詳信否愚謂晉不修德以綏諸侯攘强楚而斃斃焉惟狄之務摟與國以伐之其為國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曰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

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邦衡胡氏曰先書晉衛來聘次書及二子盟二子奉命來聘而專為盟故於來聘言使孫氏曰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結反要魯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愚謂諸侯未嘗朝聘天子而使大夫

結同列之私黨已干先王之典況其君本使來聘而專盟二子之辠大矣魯不能以禮却之魯之辠也政在大夫可知矣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元年盟于蔑

○朴鄉呂氏曰魯要盟也未詳是否君舉陳氏曰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鄭伐許

康侯胡氏曰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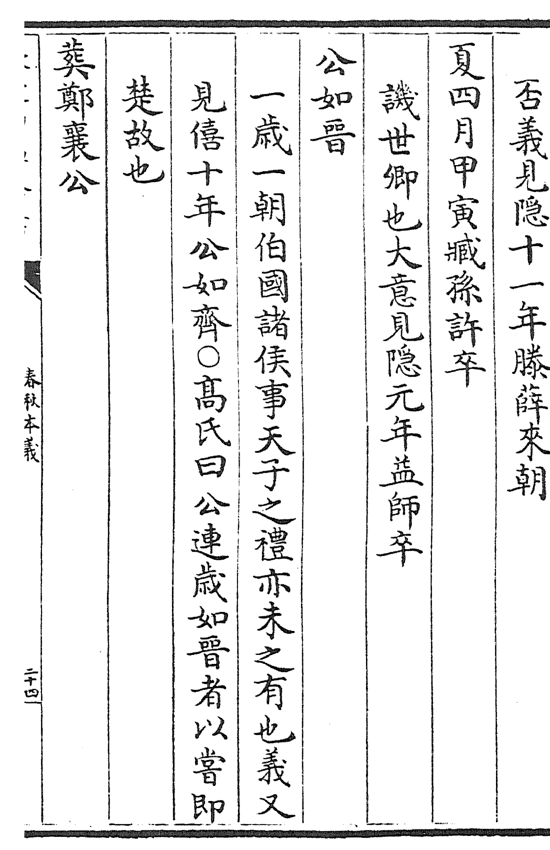
左氏曰通嗣君也愚謂宋公喪服未除而遣使交聘尤非禮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堅公羊作姬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見其冬鄭伯不服喪而伐許也

杞伯來朝

杞前稱子今稱伯未詳左氏曰歸叔姬故也未詳信



否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公如晉

一歲一朝伯國諸侯事天子之禮亦未之有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

楚故也

葬鄭襄公

貫道王氏曰未五月而葬速也鄭費將以伐許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公至自晉

高氏曰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城鄆公羊作運

孔氏曰鄆有東鄆西鄆此西鄆也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後漢志屬廩丘又見文十二年

張氏曰即濟南府鄆城縣義見隱七年城中丘

鄭伯伐許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愚案鄭至此三伐許皐自見矣況居喪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董子曰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師也春秋以薄恩且失其子心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皐諸侯繼其業者宜矜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失恩於親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叔姬宣公女成公姊妹也杜氏曰出也義見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此又為八年叔姬卒而九年杞伯來逆喪起文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於内女其歸其出詳録之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辠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録之詳為後世戒也存耕趙氏曰郯伯姬杞叔姬易世皆出人倫之變也

仲孫蔑如宋

左氏曰報華元也義見隠七年齊來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羊作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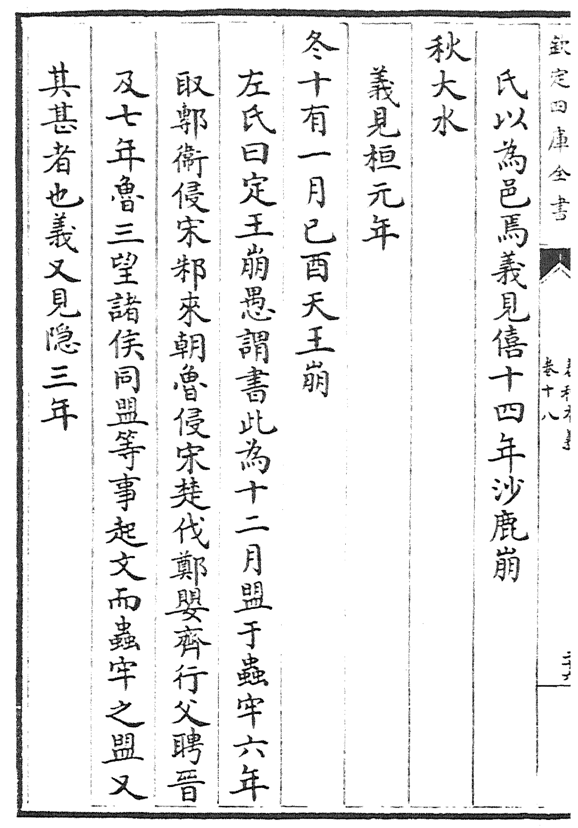
穀見莊七年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梁山崩

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張氏曰同州韓城縣

有禹貢梁山爾雅云梁山晉望康侯胡氏曰詩奕奕

梁山韓侯受命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



氏以為邑焉義見僖十四年沙鹿崩

秋大水

義見桓元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氏曰定王崩愚謂書此為十二月盟于蟲牢六年取鄟衛侵宋邾來朝魯侵宋楚伐鄭嬰齊行父聘晉及七年魯三望諸侯同盟等事起文而蟲牢之盟又其甚者也義又見隱三年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郳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獻可杜氏曰晉齊序於宋上杞伯序於諸侯之下者以强弱為大小也杜氏曰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左氏曰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於蟲牢鄭服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天王崩赴告已

及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義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非天子之事踰年而返則不得視正朔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書公至自會者非奔天王之喪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曰武宫者何武公之宫也髙氏曰武公乃伯禽
九世孫獻公之子於公為十一世祖毁之已久而輙
立者盖武公敖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
謚曰武馬至成公時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
意再為立宫同於世室與伯禽為二祧盖僭天子之
禮若文武之二祧也故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
武公之廟武世室聖人於此書立武宫以著季氏僭
亂妄作之由孫氏曰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立武

宮非禮可知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
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
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
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彛典過
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其毀之久矣而輙立之非
禮明矣張氏曰觀春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
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

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

取鄟音專又市轉切

滅而書取見宣九年康侯胡氏曰鄟微國也義見莊

十年齊滅譚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大夫專兵以侵同盟之國皋自見矣義又見莊十年

公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高氏曰魯取郜而邾子遂來朝其強弱可知矣且天王新即位不朝而朝魯此可見惟陵我是畏也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曰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壬申鄭伯費卒費音祕

左氏曰鄭悼公卒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為楚

伐喪起文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曰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未詳信否義見莊十年公侵宋○朴鄉吕氏曰二卿並書與前四卿並書之意同當時大夫專擅各自帥師而公家微矣是故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康侯胡氏曰鄭能

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愚案楚書大夫帥師始此見夷狄之盛同於中國也然楚國之權亦在大夫而楚漸衰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許氏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季孫行父有如必書相望於春秋者大夫强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羊作侵非也

左氏曰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義見

莊二十八年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鼷音兮

李巡曰鼱鼩鼠一名鼷鼠説文云小鼠爾雅云有螫毒者或謂之甘口鼠愚聞有其誠則有其神故神不歆非類惟德馨香祀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兵煩税重神怒人怨況僭郊乎鼷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

知變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聖人書此為後世鑒

與卜郊不從及郊牛傷大意略同

吳伐郯音談

陸氏曰吳姬姓子爵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後武王克商封其曽孫周章於吳為子至壽夢而僭稱王壽夢元年成公之六年也張氏曰其地為吳郡今平江也左氏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不弔其誰不

受亂吾亡無日矣黄氏曰吳郯相去本隔江淮二水而伐之者吳始大也初吳本受盟於楚自楚之申公巫臣自晉適吳通吳於晉教之射御戰陳以叛楚蠻夷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至是而又陵中國楚之患漸息而吳之擾方始許氏曰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于鍾離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戴氏曰荆之始見也入蔡吳之始見也伐郯中國莫之問故駸駸焉交

亂中國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宣公來朝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不郊猶三望

髙氏曰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吳曹事隔其文故為三望起也義見僖三十一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於氾康侯胡氏曰楚軍旅數

起頻年伐鄭所謂皐自見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

師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公羊

穀梁無齊侯二字

左氏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

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未詳信否義見莊

二十八年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杜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左氏曰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未詳信否義見莊十

六年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吳入州來公羊穀梁作萊

孫氏曰州來微國杜氏曰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張氏曰屬壽州愚案楚始封不至淮南壽州本僂小得

之非楚邑也特是時屬楚耳孫詵是也左氏曰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吕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吕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

黒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
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
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説之乃通吳於晉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
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
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
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
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邦衡

胡氏曰吳入春秋不踰一年而再伐國見夷狄之莫制矣義又見吳伐郯○東萊呂氏曰通吳誠足以病楚而紓晉之憂然楚病而晉亦病矣借助於夷狄未有不貽其患者

冬大雩

義見桓五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

杜氏曰林父良夫之子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

晉又為十四年歸衛起文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左

氏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

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

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

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

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孫氏曰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於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康侯胡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

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辠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許氏曰侵蔡報伐鄭大國爭衡而小國受兵春秋矜焉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公孫嬰齊如莒

邦衡胡氏曰自宣四年公欲平郯莒之怨而莒不肯至是嬰齊如莒則魯與莒通好矣故是年之冬魯會晉伐郯也書者以見魯與郯則伐莒今與莒則伐郯惟利是嗜專恣之甚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曰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杜氏曰婚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書之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曰壽蕩意諸之父東萊呂氏曰公子公孫乃同族兄弟而為君納幣豈所謂遠嫌耶康侯胡氏曰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唯其稱而已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魯侯之嫁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義又見文二年公子遂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曰晉趙嬰通於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八年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賴

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

武而反其田焉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左氏作賜疑誤

啖氏曰稱天子誤也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

餘皆通矣啖說近是蓋天子天王雖同然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中唯此稱子爾故知誤也召伯見文五

年此其後也錫賜也左氏曰召伯桓公康侯胡氏曰

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

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臯邦君不王天子僭賞也義又見莊元年榮叔錫桓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啖氏曰叔姬雖出猶書卒為喪歸杞故也愚謂又為明年二月伯姬歸宋起文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氏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

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

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義見隠七年齊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薛氏曰吳伐郯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康侯胡氏曰晉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義又見隠二年

鄭伐衛

衞人來媵

孫氏曰媵伯姬也唯王后三國媵此年衞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康侯胡氏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備書三國以明踰制為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穀梁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陸氏曰禮有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李氏曰禮婦人未廟見則歸葬於女之黨以未成婦於其祖者不可以祔其姑也叔姬既絶矣生不奉其祭祀死豈可成婦於祖宗乎是則魯不應使之也杞不應逆之也杞魯之不正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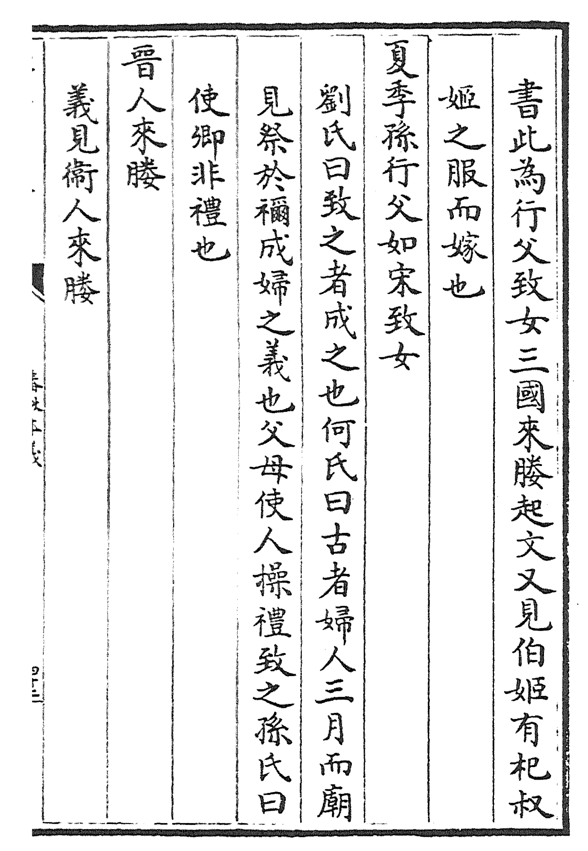
蒲見桓三年左氏曰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强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義見莊十六年○貫道王氏曰甚哉晉之無策也盟而可保諸侯蟲牢足矣何必馬陵馬陵足矣何必于蒲

德不足以懷威不足以震唯恃區區歃血之信以為固人心其可厚誣耶盟之相要不足信久矣五年之中凡三為同不即人心甚矣張氏曰自此鄭魯皆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二月伯姬歸于宋


書此為行父致女三國來媵起文又見伯姬有杞叔
姬之服而嫁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劉氏曰致之者成之也何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廟
見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孫氏曰
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媵
義見衛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貫道王氏曰既執其君又伐其國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執諸侯以伐諸侯矣○許氏曰使晉能制楚不致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

救而禁鄭之貳於楚春秋之義自反以盡其道而後責人矣高氏曰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數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於楚者蓋追怒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

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會盟曾無虚歲是禍也實晉有以啟之葢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頃音傾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公羊作運

劉氏曰鄆莒之附庸也任氏曰東鄆也杜氏曰城陽姑幕縣南有貟亭即鄆也張氏曰鄆州須城縣黄氏曰莒今密州在呉魯之東楚越呉魯而伐之國小而

潰楚又乗勝入鄆左氏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
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悪莒子曰僻陋
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
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
夫重閉況國乎九年十一月楚伐莒圍渠丘渠丘城
悪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於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
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悪
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未詳信否愚案夷

狄大夫專兵伐莒莒既潰又入鄆其辠大矣然莒能治其國家使民效死弗去則莒雖小猶未至於潰也楚一加兵而即潰則莒之為國亦可知矣若鄆之小其能支乎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曰諸侯貳故也康侯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甞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武王伐商庸蜀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

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不通聲教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義又見隱七年伐凡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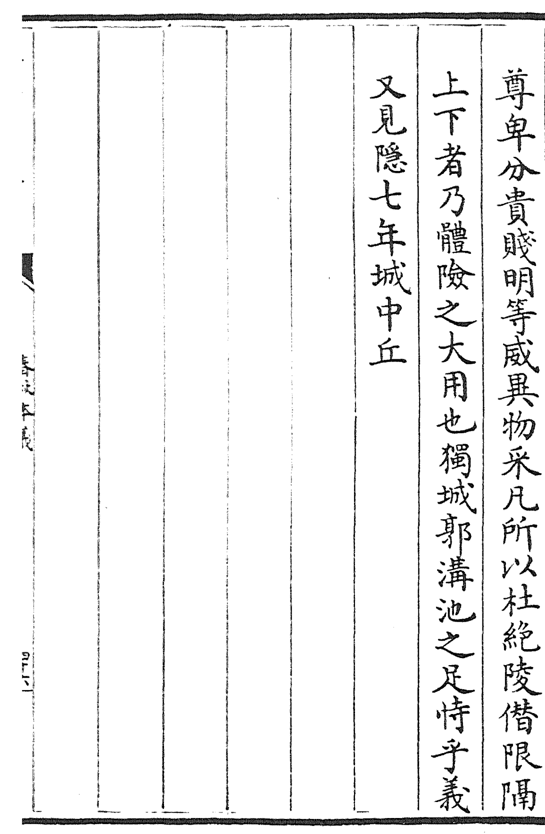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

君未詳信否張氏曰君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辠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城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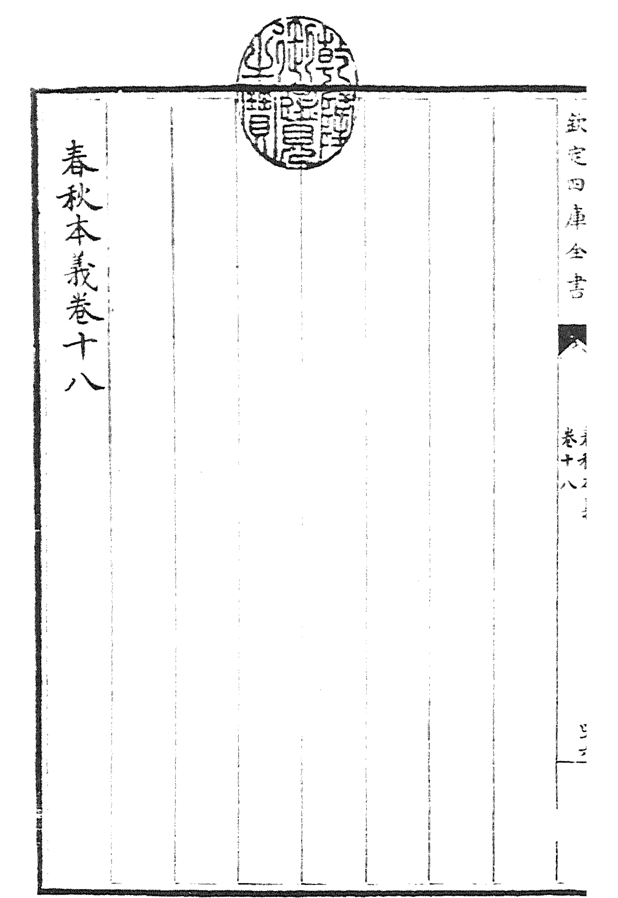
中城葉氏曰内城也杜氏曰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前説近是康侯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郛溝池以為固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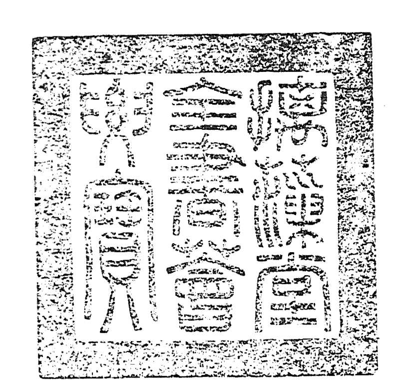
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

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義

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春秋本義卷十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十九

元 程端學 撰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

左氏曰衛子叔黒背侵鄭晉命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其曰弟者子叔黒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義

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陳岳氏曰不郊則是免牲也其文雖殊其旨無異前説近是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義見僖三十一年但彼加三望之失此加五卜之瀆耳○案郊言三卜者一襄之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與襄之十一年是也五卜者

一此是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案二年之中執鄭伯櫟書伐鄭衛黒背侵鄭今復會五國伐鄭不能服鄭之心而以力焉宜其徒困生民也比事而觀義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齊人來媵

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而諸侯猶來媵之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義又見衛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獳乃侯切

此為公如晉起文也

秋七月公如晉

孫氏曰弃喪也左氏曰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劉氏曰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族公之行也非禮也

以謂唯天子之事焉可也

冬十月公羊無此蓋闕文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氏曰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愚謂公留晉九月始得歸魯正朔不視宗社不享民事不親盖不能謹禮於其始故不免追悔於其終春秋書此為後世鑒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犫尺由切公羊作州

晉侯厲公也杜氏曰郤犨郤克之從父凡弟愚謂晉厲在喪不使卿總已而稱晉侯使郤犨斬然哀絰之中而以吉禮來聘見當時禮壞至此況大夫本受命來聘而遂專盟魯不能以禮郤之而與之盟皆禮之壞者也義又見三年荀庚來聘○邦衡胡氏曰晉魯受疑屢盟不已誠不足故也文宣以前大夫來聘未有盟者至此大夫專權雖奉命來聘而與我盟故荀庚來聘既專盟於前郤犨來聘復專盟於後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犨之聘也義見隐七年齊來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曰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高氏曰自鞌之役而齊魯絶交至是乃復通義見隐七年齊來聘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也左氏曰周公惡惠襄

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愚謂周公為天子三公而出奔辠不待言矣然三公至於出奔周之無政亦可知也晉厲為諸侯且居喪次首受逋逃之臣晉之辠著矣○宋氏曰王臣出奔諸侯當執以歸京師晉納亡命而主逋逃無所畏避天子𠔃諸侯京師同列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公羊作沙

陸氏曰瑣澤鄭地朴鄉呂氏曰此會為伐秦爾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晉厲之會實始乎此略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陸氏曰交剛鄭地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錡魚倚切

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皐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伯體也○康侯胡氏曰晉若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孫氏曰公朝京師禮也因會諸侯伐秦過京師而朝非禮也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乃時巡諸侯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公如京師自京師遂會伐秦高氏曰諸侯擅興兵報怨而兵過京師此其辠之大者○朴鄉吕氏曰僖公朝王為會晉爾成公如京師為伐秦爾非其尊周之本心也僖公書曰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此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可謂微而顯矣康

侯胡氏曰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廵狩于方岳則朝此年書公如京師不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之大倫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歎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

曹伯廬卒于師廬陸德明云左氏本亦作盧

劉氏曰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愚謂此記實事以

起葬曹宣公之文無他義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高氏曰以伐秦至著公此行實非朝也書曰爾其敬

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

不享此春秋之意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葬曹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張氏曰莒子季佗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貫道王氏曰衛定惡

林父知所惡矣晉為盟主不去其惡而封殖之書曰自晉晉奉之也衛元咺以臣抗君皆晉為之也今林父復自晉歸衛不得君其君臣其臣矣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唯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愚謂林父之辠著矣晉厲之惡顯矣衛定不能辭以大義而受之其不能君亦可知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歸衛○張氏曰非特衛之不早辨晉之

政在大夫亦自此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矣國家無事迄今方娶又使同姓之卿逆之故書以為戒義又見宣元年公子遂逆女但彼則弑逆之賊與喪娶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曰公子喜子罕也鄭至此四伐許𦤎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也

許氏曰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力强弱更相吞噬

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劉氏曰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石氏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故也見僖二十五年義見宣元年遂以婦姜至自齊此稱氏者或傳寫之誤無他義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次年衛侯居喪出盟起文也

秦伯卒

秦伯桓公也不名闕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罃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杜氏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

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賈逵王氏曰公子遂卒稱仲遂是生而賜氏矣故嬰齊卒亦以仲用見亂臣如遂雖已逐之而亦得以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孫氏曰仲嬰齊歸父之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也未詳是否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高氏曰欲討曹伯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非也而衛侯居喪出盟則覿文可見同盟義見莊十六年執曹伯義見僖二十八年晉執衛侯又為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起文而曹伯之有辠無辠則不可知也事見辨疑或問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六月宋公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子伐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木訥趙氏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高氏曰三月遽葬亂也義又見隠三年葬宋穆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蕩子山也高氏曰先書華元自晉歸于宋而
繼書殺山則知其為華元殺之矣愚案左氏所載與
經不合今據經求義一時之事而四稱宋者各為一
事各為一義也統而論之卿大夫不以道事君君死
而爭權故華元倚晉而殺山而魚石者山之黨故出

奔強者勝而弱者死且奔耳分而論之華元擅一國之權用事既久不能同寅協恭以濟公室君死而至於出奔復倚晉以殺山再持國柄其惡著矣山為大夫而至於見殺亦不足論魚石奔楚復倚楚而據邑以叛阜之尤大者也是皆政在大夫之弊其所由來漸矣然共公之為國從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燮息協切鰌音秋

上書會者魯會外大夫也下書會吴于鍾離者諸侯之大夫往與吴會也無他義也杜氏曰鍾離淮南縣張氏曰濠州城下縣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邊邑左氏曰始通吴也程子曰吴益强大求會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書之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變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吴親許氏曰會列書卿始此君道微而臣行彰義又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此則大夫會夷狄甚矣○常山劉氏曰此年會吴于鍾離襄五年會吴于

善道又為會于戚十年會吳于柤十四年會吳于向五書會吳者春秋皐諸侯而賤夷狄也盖天子失政而諸侯亂中國無伯雖齊晉大國亦皆俛首以與夷狄會且吳之暴横憑陵上國尤非昔日比至哀十二年黄池之會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又非會鍾離柤向之可擬也葉氏曰春秋夷狄之强莫大於吳楚小白一起而正之𤍠耳繼敗城濮楚不得肆盖齊與晉猶有與之敵者也故申之會晉與魯雖不能拒亦不復

從成公之末吴驟强夫所恃以主盟者晋而已厲公之暴悼公之賢皆不能少振反率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而合十二國我皆與之俱無不聽於吴焉而其伐郯伐陳入州來無不如志及其久也破楚柏舉而入楚敗頓沈陳蔡之師殺二國君我遂舍中國而從之昭公不恥同姓而與之昏哀公始以叔還離會于柤已而身為鄫與橐皐之好其不被髪而左衽者幾希矣莘老孫氏曰春秋

於楚吴越書之有漸焉非進之也夷狄益强而中國

益衰春秋所以傷中國之衰也

許遷于葉舒涉切

杜氏曰葉南陽葉縣也張氏曰即汝州葉縣左氏曰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

葉杜氏曰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皆未詳信

否高氏曰許微弱之國鄰於鄭鄭亟加兵自三年去

疾伐許四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四年公子

喜伐許今遂遷焉畏鄭而南依楚而鄭人之辠著矣
愚謂王綱之壊與許之不能治其國家亦可見矣○
張氏曰許遷之以近楚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
之昵近蠻夷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如字
雨木冰者穀梁曰雨而木冰也范氏曰雨著木而成
冰也朴鄉呂氏曰上温下冷也愚案月令正月東風
解凍蟄蟲始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

萌動今雨著木而成冰則寒極矣在季冬猶為極備之凶況正月予害物多矣陰盛伉陽臣强君弱之象著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稱子見桓二年不名闕文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曰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

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未詳信否貫道王氏曰宋於鄭無惡也今鄭一與楚為成首興侵宋之師是自攻其類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始叛晉附楚加兵中國自是與楚同害中國諸侯之兵無復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斬切）

左氏曰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義見十三年郤錡乞師此比伐秦為有名耳○高氏曰鄭之叛晉實晉有以致之以其失伯主之義不足令諸侯故也特使卿

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謁

晩切又於建切

楊氏曰上六月丙寅朔日食則此甲午晦是二十九日也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大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志非來伐於我故直書戰而已稱晉之及晉為主也杜氏曰鄢陵鄭地屬頴川郡後漢

郡國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張氏曰即東京開封府鄢陵縣穀梁曰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莘老孫氏曰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師敗績而楚子傷焉不曰楚師君傷則師敗也左氏曰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
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
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
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龎和同以聽莫不盡力
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
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
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辠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返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

狄齊楚皆强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强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寕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

不違晦在陳而䟣合而加䟣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

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死藝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子重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

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愚謂楚子黷武取敗不足責也鄭伯背華即夷以致喪師恥辱甚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戰于

城濮○戴氏曰鄢陵之戰與城濮同然厲公所以異於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行父之見執厲公之志驕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也左氏曰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辠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辠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義見莊二

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杜氏曰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張氏曰寧陵宋熙寧間撥屬拱州左氏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

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曰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程子曰晉侯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

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不足為

耻也愚謂晉厲勝楚而驕於此可見矣然孔子有曰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不見公雖諸侯之皁而成公

之為君又可知矣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杜氏曰尹子王卿士子爵左氏曰尹武公君舉陳氏

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於是屬公恣矣髙氏曰楚鄭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斁人矣愚謂鄭之堅於背華而即夷臯亦不可掩也○常山劉氏曰尹子單子與諸侯伐鄭正乎曰不正也然是時夷狄肆强鄭附於楚晉假天子之命致王卿士以伐之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闕文也黄氏曰突忽爭立故出入必書名以為別曹成之位已定三年不待書名為别耳未詳是否愚謂使曹伯有辠天王治之易其位可也如其無辠正晉侯之非即歸之可也今執之二年是非不辨無故使歸則是其執其歸因晉侯之喜怒而姑假手於天王天王亦唯晉命是聽而刑賞不由於己不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見晉侯得使天王也王綱倒置莫甚於此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舍舊音去聲今當作上聲苕公羊作招

葉氏曰舍之猶言釋之也左氏曰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

請季孫於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皐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

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虚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孫氏曰沙隨之會晉侯既不見公今又執季孫行父晉再辱魯其惡可知也愚謂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既辱其君矣今成公會晉侯伐鄭又無故而執魯卿且無故而舍之輕躁縱恣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哉然成公不能辨之

於早至再辱國後世人君舉動可以鑒此矣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葉氏曰傳見行父以九月執十二月方盟意此三月之閒猶未得釋故以舍之為處之云爾不知僑如在魯十月已奔齊若非知晉悟僑如之譖而釋行父則何由遽奔若晉人執叔孫婼傳言乃館諸箕此乃傳所謂舍者而經自不書矣愚案葉氏之説是也與劉氏陳岳氏同然左氏載執行父事首尾頗悉獨舍之一義少誤耳故録左氏傳而

附見葉氏之説云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貫道王氏曰僑如挾君母之寵既辱其君又辱正卿魯有政皆僇餘也晉從魯請而赦行父僑如知其謀不遂故不敢容而奔齊受亂人齊亦𢈔也愚謂僑如造釁成不明之所致也以僑如之惡魯不即誅於不見公之時至再辱國又不能誅而縱之奔魯國無政可知也世卿之禍一至於此後世可以鑒此矣義又

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犨公羊作州

晉執季孫既舍之而懼其貳也盟以結之執之舍之盟之晉之舉動可知矣大夫自為盟晉魯之政又可知矣

公至自會

踰時也葉氏曰此伐鄭也何以言公至自會會而後伐以會告也凡因伐而會伐在會前則致伐會而謀

伐伐在會後則致會以所告者書也義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

乙酉刺公子偃

刺見僖二十八年左氏曰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

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義見莊二十六年曹

殺大夫○貫道王氏曰偃與鉏公之庶弟也皆穆姜

所指以代公者也獨刺偃刑之頗也僑如亂國容其

奔乃以嫌而殺偃毋亦吐剛而茹柔乎愚謂魯殺偃

又傷骨肉之恩不特專殺大夫之辠矣但左氏所載

未可盡信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誤

高氏曰衛侵鄭晉命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葉氏曰單子王之中大夫左氏曰鄭太子髡頑侯獳

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

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楚子重救鄭師於

首止諸侯還未詳信否葉氏曰王大夫前未有二人臨諸侯者此何以言尹子單子鄭恃楚而不服晉復請於王而盍之也王命而行使方伯可矣雖盍何補晉為霸主不能服鄭而假王人以臨諸侯不能使鄭服而盍大夫交失也義又見十六年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杜氏曰柯陵鄭西地左氏曰同盟於柯陵尋戚之盟也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見尹子單子與盟蘇氏曰齊

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猶尊周也柯陵之會
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義
又見莊十六年○張氏曰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
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不知其無益於鄭之叛而
自取盟王官之辠

秋公至自會

伐而致會與十六年同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曰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九月辛丑用郊

公穀曰用者不宜用也指掌碎玉曰猶用幣于社因史之文也愚謂魯郊已非禮況不時乎是非禮之中又非禮也○高氏曰魯自每歲僭郊之後春秋不書其書之者或因卜不從或因牛傷死有變則書耳今無他變故而書之者以其自出巳意非時之郊而不之卜不宜用而用之是無天也其不宜用未有甚於此者故書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罃公羊作嬰

義見十六年欒黶乞師○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辠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邾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威以討叛伐貳乃先為此卑辱欲鄭畏威得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

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義又見十六年○愚案諸侯以王命伐背華之鄭其名正其事順名正事順常事也春秋宜不書而亦書焉者晉厲假之也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厲公之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古者諸侯有辠大國討之不服則方伯討之又不服則天子親討之晉厲既非方伯又非眞為天子討有辠者不過假伐鄭以行吾伯及其不服然後摟天子之卿以伐之其名似正其事似順而其情則不然也桓

文之事皆然而晉厲獨無功者何也信義不行於諸侯諸侯解體民心不附故桓文得以濟其欲而晉厲卒勞百姓無桓文之功而有桓文之辠為人君者可以鑒此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前以會致此以伐鄭致者葉氏以為因伐而會出以伐告歸亦以伐告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力之切脤市軫切公羊作軫穀梁作蜃

李氏曰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知此壬申在十月十六也經誤愚謂或書丁巳者誤也杜氏曰貍脤地闕蘇氏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竊謂此亦譏世卿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邾子貜且卒 且子餘切

此為十八年邾子同盟于虛朾起文也大意又見隱

七年滕侯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犨公羊作州

左氏曰晉厲公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

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
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
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
使孫周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
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
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
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
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

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辠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辠孰大焉壬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

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
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
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
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
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
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辠而免臣於死君之
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穀

梁曰自禍於是起矣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明年弑州蒲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髙氏曰又見晉之用人不求賢德唯取世族而已張氏曰或曰晉至此時六卿之勢已成矣厲公之討將以强公室也縱而不治則臣强君弱將若之何不知事有機括政有要領正君道以御其臣初不在多殺也宋太祖舉五代總兵專國之强臣使

之辭兵柄解重權於一夕指麾之間盖得其機據其要而彼之心悅誠服自不容已也何乃以多殺立威而求安乎春秋臯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以自及其示後世御臣之法至矣

楚人滅舒庸

任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左氏曰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末詳

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高氏曰胥童胥甲之孫胥克之子義見莊二十六年

曹殺大夫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高氏曰漢應劭作舊君諱議周穆王名滿晉厲名州滿又有王孫滿並是同名不諱然則州蒲乃滿字之誤也未詳是否

不言弒君之賊見文十八年存耕趙氏曰晉厲本無大惡徒以志驕意盈遂至君臣疑間以及此禍愚謂

厲公合諸侯攘夷狄未為無功也敗狄伐秦鄢陵得志驕侈既生殺戮近臣遂不得其死夫不矜不伐剛之則也有天下者可以鑒此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張氏問胡氏傳欒書弑晉厲公事若許欒書之弑何也朱子曰舊亦嘗疑之愚謂晉字下有弑君賊名而闕之耳不然則左氏不可信也厲公之過特在戰勝而驕遽殺四大夫耳非若陳靈晉靈不仁之甚也陳靈見弑猶書夏徵舒晉靈見弑猶書趙盾豈

有欒書中行偃弒君而春秋反匿其名而為衆弒之辭哉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若欒書中行偃弒其君而與之不可以訓

齊殺其大夫國佐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呂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殺胥童而晉弒其君齊殺其大夫國佐兩月之間諸國君臣上下相殘殺如此則仁義不施而禮樂絶滅

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患預防者覩此亦可以少戒矣

公如晉

左氏曰晉悼公即位公如晉朝嗣君也貫道王氏曰朝嗣君事天子之禮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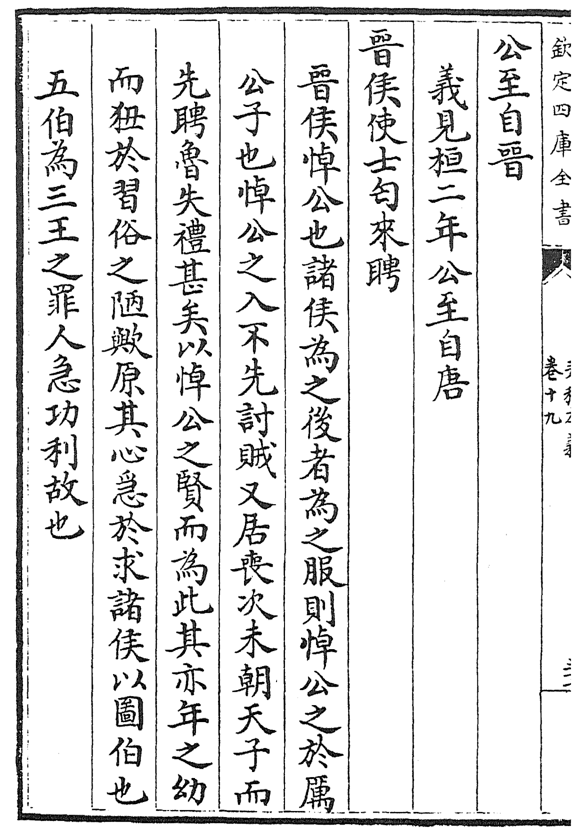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杜氏曰彭城宋邑即彭城縣張氏曰即徐州彭城縣

左氏曰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

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不敢貳矣大國無猒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貫道王氏曰魚石奔楚故楚納之伐宋納魚石也不言自楚伐重於有奉也鄭亦同伐鄭惡甚矣彭城宋之要邑也伐彭城而納魚石楚欲以絶吳晉往來之道也愚謂又為襄元年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

起文○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辠重於趙鞅宋辰也朴鄉呂氏曰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則納之者楚子爾非公孫寧儀行父之能為也今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納之者雖楚子而復入則魚石也其諸晉欒盈之儔乎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侯悼公也諸侯為之後者為之服則悼公之於厲公子也悼公之入不先討賊又居喪次未朝天子而先聘魯失禮甚矣以悼公之賢而為此其亦年之幼而狃於習俗之陋歟原其心急於求諸侯以圖伯也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急功利故也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杞伯杞桓公左氏曰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義

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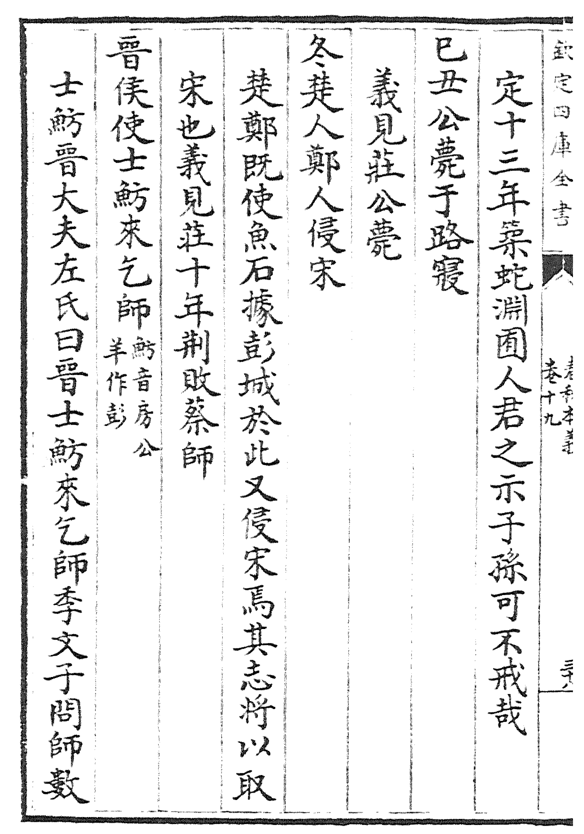
築鹿囿音又

鹿囿囿名公羊曰何以書譏有囿矣又為也葉氏曰

又以八月役民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

公務自虞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髙

氏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自此之後昭九年築郎囿



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可不戒哉

巳丑公薨于路寢

義見莊公薨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鄭既使魚石據彭城於此又侵宋焉其志將以取

宋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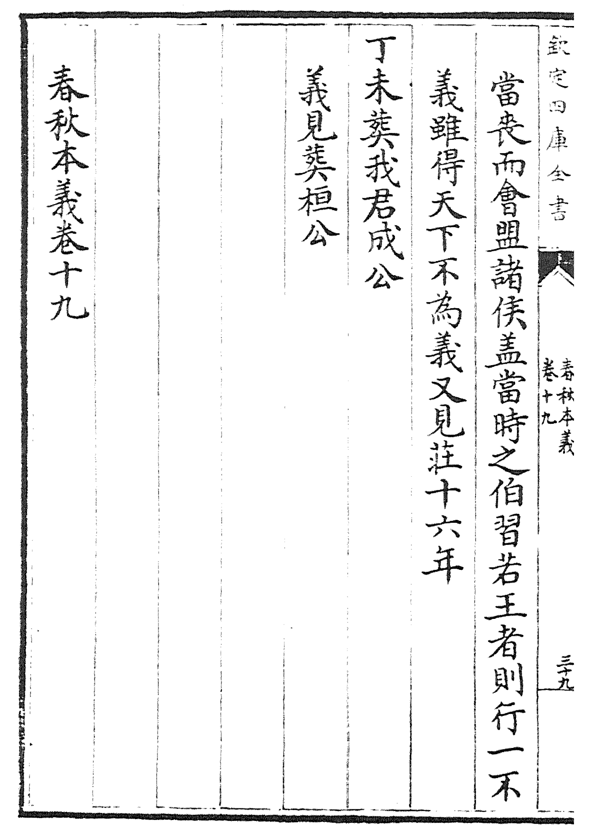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公羊作彭

士魴晉大夫左氏曰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

於牂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義見十六年欒黶乞師

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起居切打他丁切

高氏曰襄公不會當喪故也杜氏曰虛打地闕左氏曰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吳愚謂晉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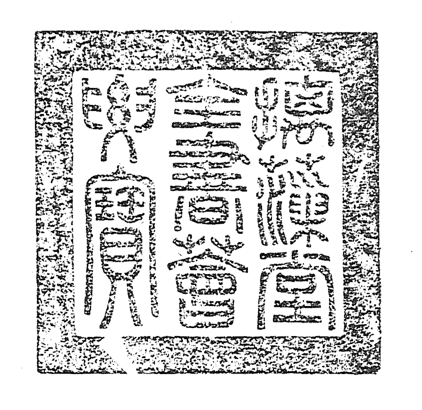


當喪而會盟諸侯盖當時之伯習若王者則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義又見莊十六年

丁未葬我君成公

義見葬桓公

春秋本義卷十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